



私家侦探 PRIVATE EYES

(台) 纪蔚然 / 著

出版后在台湾加印数次 大卖数十万册

- ★2012台北国际书展大奖
- ★2012“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入选
- ★2012金鼎奖图书类入围
- ★2011开卷好书奖

作家出版社

私家
PRIVATE EYES
侦探

(台) 纪蔚然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私家侦探 / (台) 纪蔚然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063-7688-4

I. ①私… II. ①纪…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73869号

私家侦探

作 者: [台] 纪蔚然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 214

字 数: 245 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688-4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我的母亲

何玉香女士

干的地方，灵魂是待不住的。

——拉伯雷《巨人传》

目录

辞 1

跟监 7

绝缘体 26

精神洁癖 35

一种隐花果 48

惊涛骇浪之下 76

幽微却不容忽视 98

那三天我们忘了海 119

连续杀人与排队文化 128

熬过了今天活不了明天 144

整个人被扒光在显微镜下 167

一天吃了两海碗公猪脚面线 192

我要不是在警察局就是在家里 206

观树见林殊不知林中多出一株树 220

一个充满自称佛教徒的美丽新世界 242

王组长的头要被剁下来给我当凳子坐 268

所谓地狱只是自身嗔恨的觉受这个概念 295

将来总是会渴的所以我喝是为了预防未来 321

辞

1

我辞去教职，淡出名存实亡的婚姻，变卖新店公寓，远离混出名号的戏剧圈，和众位猪哥软性绝交（别找我喝酒、别找我打牌），带着小发财便足以打发的细软家当，穿过幽冥的辛亥隧道，来至这鸟不拉屎以乱葬岗为幕的卧龙街，成为私家侦探。

挂上招牌，印了名片，中文那面烫着楷体“私家侦探吴诚”，另面印着“Private Eye—Chen Wu”，愈看愈发得意，反复赏玩。搞了两盒，没数日便将告罄，倒不是多人需索或在红灯下四处滥发给开车族，而是等候生意上门的空当模仿赌徒把两叠名片当成扑克洗牌，或以食指中指并夹作暗器练习，不过耗损率最高的是剔牙。

从奇想偶发到越狱般暗中酝酿一直到果敢实践历时半年，俟时机成熟才正告亲友。反对声浪一如预期倾巢而来，好似捣了蜂窝，任我掩体挥手力挡，下场仍是满头包。活该当灾，千夫所指我早习以为常。明月高照，一干猥琐小人刀剑在握隐身草丛，独我一袭雪白劲装疾风兀立旷野，时辰一到万箭穿心，倒卧血泊中的我手里没有兵器，

只有一支手电筒。言重了，戏剧出身的我老爱在脑海里拍电影，胡乱编构凄绝泣血画面，场景永远在旷野，故事永远是关于一名小丑的英雄情结。

这回可是来真的，决心忠于小丑本色。罅隙处处之沧海孤舟，渗入的水向是比掬出的多，人生不过尔尔。叱嗟风云，抑或退隐于市？宁可选择后者，不再夹室其间以致胸怀瘀血，亦不再左右巴望落得两手空空，且大退大进，挥别婆婆妈妈，挣脱世俗枷锁，切断江湖联线，一个人过自己的活，何其快哉！

笑傲遗世，我疯了吗？

年近八旬的母亲最后得知，反应最烈。不准辞职、不准提早退休、不准孟浪行事！当我啜啜吐露一一做了以上，声嘶力竭换成捶胸顿足——母亲洒狗血功夫一流，我的戏剧天分早于娘胎便师承自她——但见她淌泪夹涕扬言要押我回学校，到校长办公室请托伊收回成命，甚且跪求亦在所不惜！

未赴了，我说，系主任、院长、校长各个双手微颤，捧着我递上的辞呈，宛如天上掉下的礼物，一日内连过三级依极速件处理，执教数十载未尝见识官僚体系这般神奇效率。他们敷衍慰留却掩不住感激振奋，只差没点鞭炮放烟火击鼓列队把我欢送出校。以上当然胡扯，我人缘不佳，可还不至恶劣到前脚踏出后边就有人开香槟的田地。三位长官如何看待本人无预警出走我不得而知，一派瞎掰只为让老人家死心。

母亲顿时哑口，菱荇弓凹的身躯摇摇欲坠，手倚门廊，一会儿盯着她赞叹多年的意大利进口瓷砖，一会儿仰望客厅墙上老爸的画像，瞬间更形苍老，正欲发作，我撂下一句仍会按月寄生活费便溜烟走人。

不孝子我真是，且不单此回，前科累累犯例一堆，所幸她老人家坚毅如山，若无超人意志怎能独立扶家一手撑起屋顶，安然度过风浪无数？何能招架不肖儿如我三不五时撒野耍赖竟不吐血倒地？虽已心口不同步、说话些许结巴断续，母亲仍思想澄明，声音洪亮如沿街放送的广播，动怒时口头禅更熟极而流丝毫不断续结巴。母亲口头禅多不胜数，乃一生育儿实战的智慧结晶。“死孩子贼”“伺儿枉然”“气死真的”“气到血冒涌而出”……假以时日我该自费为她出版嘉言录，以报养育之恩。

走出家门，转进三民路，“死孩子贼”依稀可闻，心底一阵温暖。

适才拎来孝敬老人家的一品香鲜虾馄饨恐怕已被丢弃垃圾桶，接下来我猜母亲会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小妹，她呢，想也知道会佯装不知情，好似晴天霹雳：“阿诚，他疯了吗！”

年幼我四岁的小妹从未唤过我“哥”或“阿兄”，不仅因年龄近、孩提时作伙嬉戏感情深，且因我没大哥样，基因少了“为兄”的阵头。自从各自成家，兄妹俩便聚少离多，加之我不兴串门聚餐去电问安，近来更为疏分，除了节日拜拜于母亲住处不得不外，鲜有见面机会和必要。亲情纸薄，倒非有何难以冰释的嫌隙，横竖事情演变至此，无需歉歉，台湾很多家庭据说都沦落至此。

我以手机“知会”小妹，刻意不用市话联络，以免过去的事扯不完。找个不顶安静但不致喧嘈的街角，挑了深夜时刻，若无其事地丢下炸弹：“辞职了。”彼端传来久久的沉默，只得耐心等待，给点时间让她消化突如其来的冲击。“妈怎么办？”语气极其冰冷。小妹一向坦直，对于我花招频出早有防御机制，完全省略“怎么啦”“发生什么事”之类制式反应。哀莫大于心死，这点可能性最大，她早不在乎任何关乎我的狗屁倒灶。

“我还是会按月给她一万。”

“那不是我的意思。”话语方落，电话便挂了。

家人好办，自大学便混在一块的麻友们可没那么容易搞定。半年前我便点滴吐露退隐口风，他们起先不以为意，只当间歇性牢骚听听，尔后发觉事态严重便不断找机会与我喝酒，不断以劝说为由找喝酒机会。有阵子一千人车轮战术，啤酒屋油腻矮凳上从未缺席的却是我。平时聚会我甘居配角，不跟风、不带头是我奉行不悖的作风，可这会儿却难得当上了主角。几只嘴混声合唱一曲劝世老歌，啤酒下肚专属欲求不满已婚男人的台湾蓝调。

——中年危机嘛忍着点儿掐紧老二晃眼儿就过了。

——创作瓶颈吗？切忌将写作和人生混成一谈。

——找管马子贴身肉搏一番，不，找个女学生谈恋爱待东窗事发被解聘还不迟。

最扯的应是，倦勤是吧？不想教就随便教还不简单。天地良心，我一向随便教。

事情没那么简单。

总是当他们搭腔抢词忘情提点——为时仅限于刚坐下咕噜喝下的两瓶，一旦酒过三巡脸颊泛猪肝色后便把邀约的主题，我，给忘了——总在他们热切分享危机处理心得时想到一句老话：友人的灾难带给我们的黑色慰藉往往甚于敌人毁灭的讯息。荣幸之至，个人生涯的巨大丕变竟为与我同等身心俱疲的哥儿们心灵注入一股宛如再造重生的能量，纵然仅仅维持一个烟臭酒臭浓浊如痰的夜晚。

偏执如我原本无意听劝，管他朋友、亲人、同事。自从妻依亲到加拿大流连不返，我前一刻万念俱灰下一秒舒爽畅快，心绪两极晃荡如钟摆，从忧心戚戚到英气勃发，从穷途末路到海阔天空，从“一切

完了”到“大干一场”，直到发条松脱，钟摆凝止于中界。犹如平生第一次学会深呼吸，吸—入—呼—出，徐徐吐纳间我找到安静，以安静思索下一步。尔后，心底日渐埋下幽微坦荡根深入魂的退隐之念，先如滴水般涓涓渗泌，继而一泻如注势不可挡，向亲友宣告“辞了”！可绝无兜揽可兹转念的人生哲理的渴望。

但想向他们告别，道一声珍重。

但望另筑一段未知人生，破釜沉舟放手一搏。

骰子掷出，十八（满点数）啦！BG（最小点数）啊！不上天堂且下地狱。

2

我寄居于白昼和黑夜无甚两样的水泥洞穴，虽脚踏实地，却不见天日。

卧龙街一九七巷是条死巷，宛如由盲肠内壁延伸而出的一道阑尾。里面住了五十几户人家。地狭人不亲，很少看到邻居之间互动。这条死巷白天时已够沉寂昏昧，唯一的光源来自一小片上空，到了夜晚因没街灯更是黑压压，若非自住屋窗户透出的微弱灯光，可真要伸手不见五指了。之所以落脚于此除了租金便宜外，且因为它够隐秘。为了挂牌做生意，我特意选择自有门户的一楼。房东为了防贼，用雨棚与铁栅把前院遮得密不透光。看屋时问房东可否拆掉雨棚，他不假辞色地告诉我，拆掉你就不用租了。

扁毙的招牌挂在一栋中古四楼公寓底层的大门边石柱上，长方形木板镂刻质感的“私家侦探”。

小小招牌引来坊间动静不小、不怎么掩饰的窃窃私语，显然久废

的“守望相助”因怪咖入侵而再度开张，不时可见午睡方醒的公嬷婶、骑着机车的少年郎、足蹬叩叩作响露趾矮人鞋的美眉、早熟讨打的孩童，几乎所有周遭邻居排好班表似的轮流徘徊于招牌近处交头接耳，即便我出入大门，也未曾基于礼貌暂且移开视线。

某日，条子（警察）终于找上门来。身为私家侦探，自当料到。

“这是什么？”管区仔指着木板。

“招牌。”我递上名片，未及抹去沾在角尖的肉渣。

“有这种职业吗？”

“没有，我是台湾唯一，算是台湾首席私家侦探。”

笑话没引起任何反应。只要一个，谁能找出一个值勤时带着幽默感的警察，我自愿坐牢十天。

“有执照吗？”

“没有。我到征信公会申请，对方说要入会申请书、会员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公司执照复印件，还有营利事业登记证复印件。我不想入会，不想开公司，所以没资格申请。”

“怎么可以？”

挺着啤酒肚的条子两只拇指勾在肚脐下挂着手枪的皮带上，自以为是小号的约翰·韦恩。

“有犯法吗？”

“这是做啥？”

“救人一命。”

跟 监

1

我想救的人其实是自己。

搬来这儿无异走到尽头，亦无退路。

在一个屋檐下隐居独住对我而言既新鲜又惊悚，完全违背医生叮嘱。无论多么厌烦人群，尽量避免独处，他说。偏偏我反其道而行，决心克服此生最大罩门。不想一直生活于恐惧中，决心在形式上和痼疾硬碰硬。手段看似激烈，心态却是谦卑的。

2

我生于基隆八堵，家里附近有家铁工厂，名字忘了，虽然取名某某铁工厂，它其实是村里首富的造船厂。

小时常和妹妹以及老板的小孩们在造船厂里嬉戏，玩些什么儿戏全忘了，只留下一帧照片：妹妹、老板两个儿子与穿着深蓝短裤和系上蝴蝶结领带的白色短袖衬衫、俨然小绅士的我站在船头前合影。父

亲是个读书人，因此常把我打扮成绅士模样，那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看起来像个“尖头曼”的时期。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变卖房产，带着七岁的我和妹妹搬到台北。因此我对八堵的记忆少之又少，最深刻的就是那个铁工厂。

有件事我毫无意识，先是透过家人，事后自己又添加想象而烙印为永久记忆。某日，我玩累了，躺在工厂里的长木凳上睡觉，期间有宵小潜入，窃走一些臭铜烂铁，睡梦中的我浑然不晓，直到有人大喊：“小偷！小偷！”方惊醒过来。事后，大人们绘声绘影，把小偷说得很可怕，还恐吓我：“还好你不值钱，否则就把你偷了。”自此，我午后独自睡在阴暗死寂的废铁中，身旁站着一个不怀好意的贼仔，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该偷小孩还是工具，这个画面一直沉淀在记忆深处，疲惫时、困顿中便会冒出来搅乱心绪。这大概就是我不喜欢一个人睡觉的原因吧，就怕在无意识当中有什么怪物怪事会发生，有人会把我所知的世界偷了，把我给偷了。

但这不是我夜里不敢独眠于一屋檐下的最大因素。

十九岁那年寒冬改变我一生的事件于毫无预警下发生了。事件发生之前我鲜少意识到自己或世界的存在。自小不乖不坏，不好表现也从未惹麻烦；念书但求及格，对自己没信心，对未来没野心，和课本里的“小明”恰恰相反，“小诚”毫无志向。我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但它其实极其萧索贫乏，没有小王子，没有维尼小熊，与其说它是天地，毋宁称之为不具空间感的桎梏——躯体和魂魄犹如被镶嵌在压克力面板里扁平而不具真实性的图像。当时只隐约感觉，时间站在我这边，我会长大，老师会老，一旦高中毕业，便得以逃脱那个教条世界，扁平的图像自然会如咒语解封般挣脱禁锢，翩跹起飞，幻化成立体、有血肉的人。

十九岁那年大学新生的日子再好不过，英文系课业糕饼一片，班上同学阴盛阳衰（令人振奋！），校风相对自由，每位老师言行举止都像个人，夫复何求？然而就在那年寒假、我生日前两礼拜，一件怪事发生了。

我睡不着。

夜里躺在床上，无论如何就是睡不着。刚开始以为只是一时怪象，试图理出各种因素（没运动、太过闲散、想念学校生活、家里太闷等等），然而如此情况竟一直持续到第五天、第六天……太阳西下时，我的心也跟着陨落，两眼透着不安，脸上被一抹阴影笼罩，心想，又是漫长无眠、数了上千只羊亦未见效的夜晚。会过去的，会过去的，我一再安慰自己。同时，我一直想着：到底什么毛病？什么心事困扰着我？

记得很清楚，第七天晚上，我采取拖延战术，看电视看到没电视看后，拉着妹妹玩纸牌游戏，直到她喊累了、要睡了、再玩就要翻脸为止。之后，家里寂寥得令人发颤，仿佛在嘲笑我。不得已，只好走进卧室。先做体操，之后躺在床上做深呼吸，接着专注地数羊，羊数完后数猪……慢慢，慢慢，失去意识。

半夜，我被自己的叫声吵醒。睁开眼睛，刚开始视线模糊，好不容易才能聚焦，那情状颇像手术过后，麻醉药效隐隐退去，病人逐渐恢复知觉。眼前有三个人头，母亲、妹妹和一个陌生男子，三张脸不断摇晃，但其实是我的身体不断摇晃。母亲和中年男子各立于床头两边用力压住我，因为我仿佛《大法师》里被恶魔附体的女孩那样挺着腰力不断弓起上身，还一边“啊！啊！啊！”鬼叫着。

早上醒来，走出卧室，母亲和妹妹坐在沙发上盯着我直瞧。她们忧心的眼神让我立刻意识到那场半夜惊魂不是梦，尚于耳际幽幽缭绕

绕、仿佛发自洪古深井的绵邈啊啊声是真的。

母亲问我好一点没，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知，就是三更半夜突然听到从你房间传来尖叫，我以为你受伤了，冲进去看，只见你身躯又起又躺，一直摇晃。”

“那个把我压住的男的是谁？”

“张医师。我半夜打电话给他，请他马上过来。他打了一针镇静剂后，你就睡着了。”

“他怎么说？”

“他说可能是压力太大。你到底有什么心事？是不是功课太重？太重就不要读了。还是有人在学校欺负你？失恋了？还是身体哪里不爽快？”母亲把她想得到的可能性一连串说出。

“没有，只是最近一直睡不好。”我坐下来。

“睡不好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我这安眠药随时有。”

近午时，我到张医师那。步出公寓大门时，一时不适应光线，感觉一阵晕眩，眼睛半睁半眯着。这应是镇静剂残留的副作用，我想。

“怎样，好点没？”张医师问。

“好点了。”

“什么事困扰着你吗？”

我想回答，想对医生倾吐这些天所受的折磨，但口张开了却说不出话，得了失语症似的哑哑咿咿。这时整个人崩溃也同时获得解脱，像只受伤的狗，时而呜咽，时而哀鸣。最后，勉强说出，没有，真的没有，就是睡不着。

“我开些药给你，晚上睡前吃，自然就会改善了。”

然而我的病情比家人和张医师所能想象的还要严重。